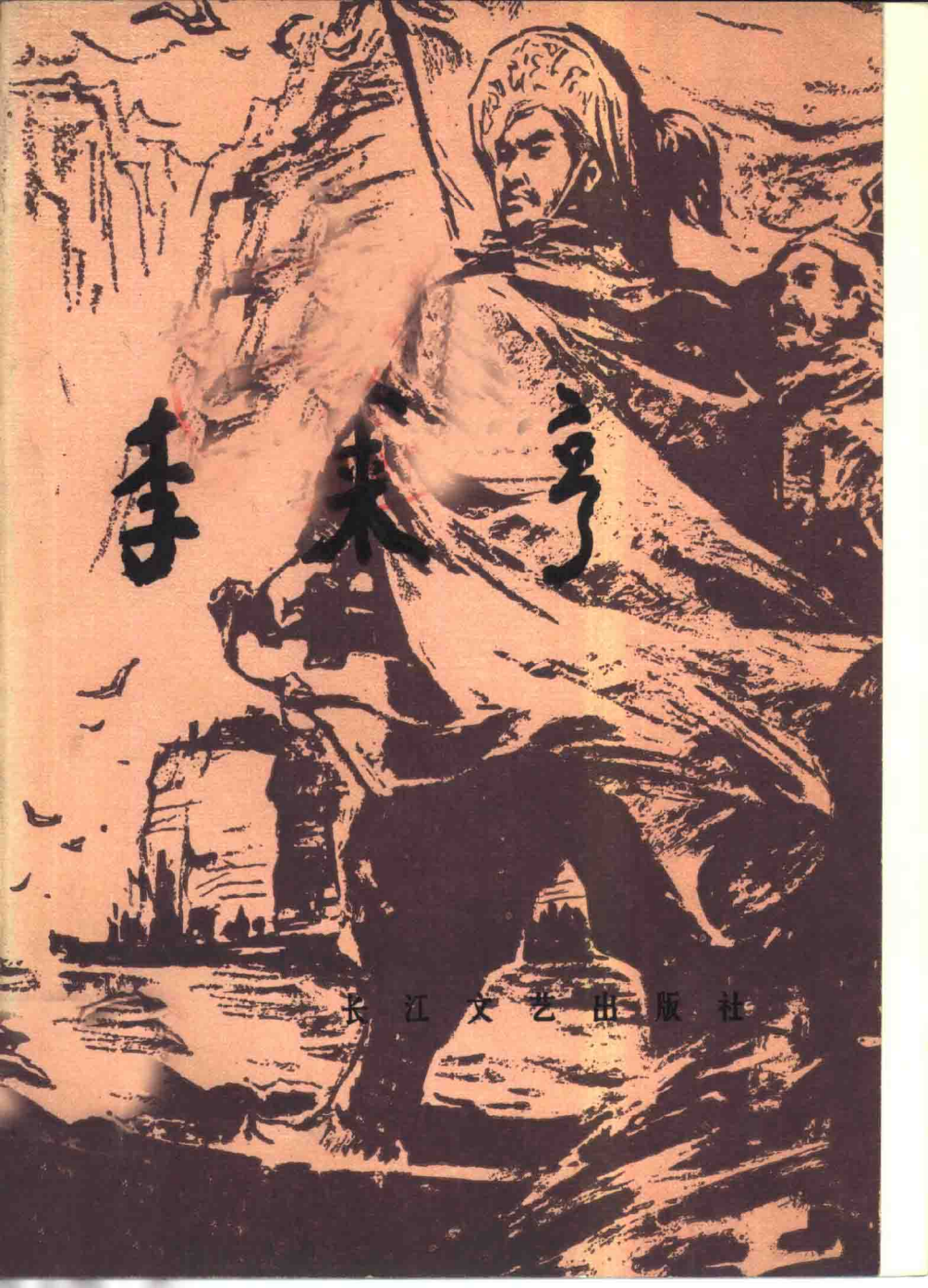




李来亨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 来 亨

郭自宝 吴道周 周凝华编写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李 来 亨

郭自宝 吴道周 周凝华编写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89,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

统一书号：10107·207 定价：0.47元

前 言

李来亨，陕西清涧人，生年无可考，卒于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自幼跟随李自成参加明末的农民起义，系李自成侄子李过的养子。李自成一六四五年五月退出北京，在湖北通山境内的九宫山牺牲后，李自成的余部的一部分先由李过率领。在转战贵州时，李过不幸病故，接着高一功也战死，便由李来亨统率了这支部队，继续坚持抗清。李来亨从长期作战中认识到，要夺取农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根据地。于是，在一六五二年春，李来亨率领三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建帅府于鄂西兴山县茅麓山区的七莲坪，凭险而踞，立垒筑寨，开垦山荒，耕田自给，并联合当时夔州（四川奉节）以东的二十多万农民军，号称“夔东十三家”军，坚持斗争达十三年之久。一六六四年古历八月

初六，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李来亨的坚强斗争意志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在我国农民起义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项。

三百多年来，兴山县广大人民群众一直怀念这位农民军领袖，流传着许多李来亨的传说故事。在七莲坪一带还保存有石碑、住房、炮台等旧址遗迹，出土了农民军用过的铁锄、犁铧和弹丸、箭簇、刀矛。一九七五年我们参加中共兴山县委写作组，依据史料和民间传说，用章回故事的形式，编写了《小闯王李来亨》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我们补充了一些民间传闻，作了较大的修改，更名为《李来亨》，供青少年阅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第一回	李来亨 创建根据地 大顺军 进发茅麓山	1
第二回	石门垭 小女王放箭 洞岩屋 黑总兵劝降	18
第三回	撤伏兵 王进忠中计 闹元宵 李家店大捷	30
第四回	结良缘 花烛七莲坪 喝喜酒 醉踢八仙桌	43
第五回	劫漕运 龙舟战官船 举灯火 百里传粮包	52
第六回	说风云 金牛驮牧童 挥铁臂 军民屯山田	61
第七回	闯荆州 军师遇故友 赶墟场 货郎吐真情	69

第八回	落黑店	李来亨走险	
	挂金钩	小虎子劈贼	83
第九回	扮男装	苏小姑请战	
	挖陷阱	凤午营立功	94
第十回	点天灯	圣帝宫祭祖	
	焚黄表	帅府厅合谋	102
第十一回	落圈套	丢失夔州府	
	借晓雾	智取合州城	115
第十二回	黑有功	风雨三催战	
	董学礼	兵溃大茶园	125
第十三回	出奇兵	火烧仓米河	
	识奸计	大破百羊阵	135
第十四回	断盐道	茅麓山被困	
	开新路	咸水洞献宝	149
第十五回	李来亨	举火焚山寨	
	农民军	业绩垂青史	158

第一回 李来亨~~了~~创建根据地 大顺军 进发茅麓山

公元一六五二年春，西陵峡谷春意盎然，长江怒涛汹涌澎湃。悬岩上，苍松翠柏傲然屹立，山坡上，映山红开得如火燎原。峡谷天堑，雄伟壮观。只见大队人马，乘坐木船木筏，浩浩荡荡，顺江而下，好不威风。这船队行至香溪河口，忽然侧转船头，顺着湛蓝湛蓝的香溪河，逆水而上，直发兴山县城。

那千筏百船的列队中，站着一位农民军将领。他浓眉大眼，年轻英俊，头戴毡呢风帽，身着米色披褂，脚蹬长统皮靴，背上斜背着一张牛角弓，腰里挂着一柄宝剑和一个朱漆箭囊，里面插着十来支雕翎利箭。这装束模样，活象赫赫有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确实不假，此人正是闯王李自成的孙子，抗清英雄李来亨。

李来亨本是陕西清涧人，早年在陕北参加起义，年仅十二岁，跟随李自成和养父李过纵横驰骋，转战

南北，英勇杀敌，屡建战功，多次受过李闯王的嘉奖。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牺牲后，这支农民军的主力“大顺军”，先由李自成的侄儿李过和妻弟高一功率领，联明抗清，改名为“忠贞营”。李来亨随李过、高一功转战于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一带，多次大败清兵。不幸，李过病死，高一功也力战身亡。在这危急关头，李来亨力挽狂澜，肩负重任，统帅了这支队伍，又恢复了“大顺军”的称号。现在，李来亨率领大顺军剩下的这三万人马，实行战略转移，从贵州挥师北上，到湖北兴山县境内的茅麓山安营扎寨，重振旗鼓，坚持抗清斗争。

春来万物生，山水尚有情。此刻的香溪河口，红日高照，碧空如洗，清风扑面，令人心旷神怡。两岸陡削的奇峰绝壁，好象一尊尊列队的金刚，欢迎农民军的到来；湍急的溪水，引吭高歌，似乎在为农民军呐喊助威；阵阵峡风加大风力，仿佛在催促将士们加快步伐，奋勇前进。李来亨立在船头却无心观赏香溪河两岸的奇山异水，思绪万千，起伏难平。他回忆起当年跟随闯王路经茅麓山的情景，那儿确实是休兵养息的好地方：纵横百里，山高林密，土地肥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往后还可以屯田耕地，有吃有穿。就担心弟兄们思想作梗，不愿进那个深山老林。来亨

正想得出神，军师杨山走上船头，对来亨说道：“大帅，你瞧！岸上的弟兄有的停下不走了。”

来亨朝岸上瞪了一眼，问道：“哪个营的？”

杨山答道：“前营总兵宋段的弟兄。”

“怎么搞的？”来亨又问。杨山小声说：“他们知道穆生辉已经从兴山逃往宜昌府去了，有的弟兄不愿打兴山城，要去宜昌府。”

来亨一怔，说：“走，上岸看看去。”他与杨山刚爬上斜坡，总兵官黑有功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高头大马，从侧面的一条山路噔噔噔地赶来，见到来亨，勒住缰绳，吼道：“大哥，卢三畏这杂种带人溜走了！”“什么？！”来亨和杨山一听都惊住了。有功牙齿咬得嘣嘣响，气得脸色铁青。来亨说：“有功，是咋回事，下马来慢慢说。”

黑有功将毛刷似的络腮胡子一抹说：“下马就来不及了，卢三畏带着百多名兄弟，都骑着快马，说是去打宜昌，我看这小子是投奔官兵去了。”

杨山眉毛一竖，叫道：“这还了得，你带人去把他追回来！我早就看出这家伙不服套。”

李来亨将手一摆，眉宇锁成了八字，想了想说：“算了，这人是异心，人追回来，心追不回来。可惜呀，跟他新入伙的百多个苦弟兄就要完了。”有功见大哥一

反常态，平时军纪很严，怎么在这进兵兴山的关键时刻，放纵人马去溜杆子^{（注）}，投靠官兵呢？他气得脸上暴青筋。杨山知道来亨这次要将部队带上茅麓山会有阻力，有的人只听了一点风声，思想就梗住了。为这事他与来亨前前后后筹划过几番，但没估计到在中途就有人荷叶包泥鳅，溜得这样快，心里也不好受。

这时候，前营总兵宋段派人来向李来亨报告了穆生辉已向宜昌逃窜的确实情报。黑有功双脚一跳，粗声大气地说：“娘的，这小子跑到天边，黑爷我也要把他揪回来。”他转头对来亨说道：“大哥，你下命令吧，荡平宜昌府，活捉穆生辉，让我老黑落个痛快！”

李来亨深情地望着这个勇猛异常、忠实憨厚的总兵，笑着说：“有功，别着急，等我们站稳了脚根，仗有你打的，胡子上的饭吃不饱！”

“这……”黑有功转不过弯来，他的话尚未说完，李来亨传令向兴山县城火速挺进。

再说此时兴山县城四门紧闭，知县衙门内，县官豪绅如惊弓之鸟，乱作一团。两天前，清总兵穆生辉将驻守在这里的人马撤出了兴山，说李来亨不会来兴山骚扰。今天，大顺军象天兵一样突然出现，使他们

注：溜杆子即逃跑。

惊恐万状。

这个说：“县令大人，李来亨神出鬼没，眼看就要打进县城，请上司火速派兵来救呀！”

那个说：“李贼与我大清，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落在他们手里，绝无活路，大人快拿主意吧！”

只见那县令愁闷地晃了晃脑袋，萝卜根似的辫子摆了几摆，强作镇静地说：“胆小鬼，几个流寇竟把你们吓成这样。今天省州府县乃是我大清天下，流贼想是被穆大人阻截在南津关，逼得走投无路，有一小股亡命之徒，逃窜兴山，哪敢打我县城！”

“大人所见极是，不过……。”这个肥头大耳的豪绅，煞有介事地将县令拉到屏风背后，轻声说：“大人，那小姑山的杆子，我看可以借用。那头儿苏小姑与流贼有杀父之仇，让她与李来亨的人打起来。我们不就可以坐山观虎斗，解除流贼攻城之忧吗！”县令心里一动，但他很快将货郎鼓似的辫子脑袋一摇，叹道：“不行吧！小姑山处处与我为敌，他们能听我的调遣吗？”肥头诡计多端，咬着县令的耳根说：“办法倒有。前几天，大人不是抓了小姑山的几个喽罗吗？公开将他们放掉，再暗地派几个人装成流贼的模样，在途中将他们干掉，放出风声说李来亨杀了他们的人，这个迷糊芦包管有效。”“高见，高见！”县令连声叫绝。这两个借

刀杀人的刽子手在农民军攻城以前，便干出了这一罪恶的勾当。

却说大顺军的前营，在黑有功、宋段的指挥下，砸开了兴山县城东门，将士们手执长矛大刀，猛如长江怒涛，“哗——”地冲进了城。那守门的兵丁，跑都跑不赢，哪还能抵挡。黑有功一马当先，带着一队弟兄，杀进了县衙门，活捉了县令。有几个躲在门楼里放暗箭的兵丁，被农民军捉住，当场乱刀砍死。只是县令的一个小老婆，乘城内慌乱之机，披着褂子，拖着鞋子，蓬着头发，躲进了一个穷家小户的草棚里，农民军没进去搜查。当时，有人向黑有功报告，黑有功吐了一泡口水，愤愤地说：“臭货，别管她。杀了她污了老子们的刀，冲了老子们的福气。”

农民军进驻兴山城后，四门大开，城里热闹非凡。

李来亨派赞画兵部主事王世昌兼任兴山县知县。王世昌到任的第一天，就鸣锣集众，在城门楼前召开大会，宣讲了农民军抗清除暴，镌虏姬民，招安生业，平买平卖，以及一不杀无辜，二不淫妇女，三不宰耕牛，四不抢财货等项政令。接着把县令押了出来，历数了他贪淫暴虐的十大罪状。王世昌一声令下，将县令推出场外，斩首示众。接着宣布开仓赈济。市

民百姓感恩不尽，城里城外奔走相告，街市一派兴隆。

那几天，靠河街的一所茶馆里分外热闹。一些喜爱谈古论今的老头，不约而同，几乎都聚集在这里，喝茶聊天，开怀畅谈自己看到的、听来的、估猜的，甚至是自编的种种新闻。

有个花白胡子老头满脑壳的封神演义，他神乎其神地说：“你们还不知道，这次来的真是天兵天将！昨天夜里，王母娘娘还给我托梦，说那个领头的是天罡星下凡。这人长得身高八丈，面如锅底，口似血盆，跟二郎神杨戩不相上下。他一出气，就天开云散，一挥手，能撒豆成兵，官兵当然抵不住。”

那位爱抬杠的尖下巴老头最不相信他瞎吹，反驳说：“人家明明是李闯王的队伍，以前到过我们兴山，谁不晓得。人家这次是从贵州杀过来的，领头的就是李闯王的孙娃子，一只虎李过的儿子李来亨。我见到过，人家长得蛮秀气，哪是你说的火神菩萨。瞎吹！”

小个子老头说：“听说他们和大明的永历、弘光帝搞了联合，怎么一下子又杀到我们这山旮旯里来了？”

一个包蓝布头巾的老头说：“他们是东奔西跑搞惯了的‘过路子客’。过不两天他们把人一拉走，官兵再杀回来，唉，我们这些人的日子又难得过哟！”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就在这茶馆屋角的一张方桌上，坐着几个普通装束的年轻人。他们一面品茶，一面聆听着这些人七嘴八舌的交谈。那个坐在上首的年轻人还时时会意地暗暗点头，当他听到人们担心农民军在兴山住不长，不过是“过路客”的议论时，更加坚定了屯兵茅麓山的决心。他正想插上几句，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来，声言要会见李大帅。仔细一看，来人穿得破破烂烂，满头银发，又黑又瘦的脸上刻着一道道松树皮似的皱纹，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庄稼人。那年轻人急忙走了出去，轻声问道：“老人家，你找我？”

“呵！你就是李大帅呀！”老人又惊又喜，紧紧拉着年轻人的手，上下打量，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半天才说：“李大帅，我可找到你们啦！”两行热泪象脱了线的珠子往下滚。

李来亨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说：“老人家，你有什么伤心事，说出来，我给你作主。”

“没、没什么，我是特地赶来看看你们的。”这老人名叫杨弘芳，孤身一人，过去是余仕坡大财主余华念的马夫。前几年，受不住地主老财的欺凌，逃上了茅麓山的七莲坪，住在一个岩屋里。他听说城里来了闯王的人马，就连夜赶到了县城。为找李来亨，他在县

城整整转了半天，刚才到西门才听说来亨在茶馆喝茶。他心里一惊，怎么这么大的人物还坐茶馆？他半信半疑便找到这里来了。老人说：“李大帅，你们这次可要多住几天呀！”来亨深深地点头。

茶馆里，那些只顾喝茶聊天的老头，听说面前站着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农民军的首领李来亨，一下子都惊呆了。来亨见大家这个样子，便转过头来，笑容满面地说道：“乡亲们，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坐、坐，随便谈。”他将杨弘芳拉到自己坐过的方桌上，奉上了一杯茶，接着对大家说：“刚才，我听几个大爷讲，问我们是不是闯王的队伍，就是呀！大顺军就是闯王的部队。自从清兵入关后，明朝的军队都吓掉了魂，要同我们联合抗清。可他们和我们面和心不和，总是卡我们的脖子，拖我们的后腿，跟我们两条心。现在我们转到兴山来，就是为了撒开手脚自己干，抗清除暴，救民水火，把闯王给我们穷人打下的江山夺回来。”他呷了一口茶，又说：“大伙说我们是‘过路客’，现在，我们要做兴山人啦，再不走，真不走了。眼下我们还只能开仓赈济，往后我们把事情拉顺了，还要均田免赋呢！”

人们听了，喜形于色，议论纷纷。尖下巴老头高兴地说：“好呵，只要你们真的不走了，我们就有生路

了。”

这时，一个农民军弟兄走了进来，向来亨报告说：“各营将领已遵令聚集在关庙，请大帅议事。”李来亨只好起身告辞，他吩咐身边的侍卫给杨弘芳老人一点钱，才大步向关庙走去。

关帝庙座落在北街头的转角处，庙宇不大，却很别致，雕檐画阁，精巧美观，农民军的行营大帐暂设在这里。李来亨穿过题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个大字的侧门，大厅内传来了一阵阵喧哗。总兵黑有功的嗓门最高：“谁说不打宜昌府了？没那事！大哥没说这话。军师，你，你怎么想住在这儿不走了？”

杨山冷冷一笑：“你，你怎么冲着我这个半老头子来啦！打不打宜昌府，什么时候打宜昌府，大帅自有主张。等会大帅来了，你就知道了。”

有功将杨山轻轻地一碰，笑着说：“打宜昌府，还是让我打头阵，把穆生辉的七斤半割下来，给你当夜壶。”杨山哈哈大笑，连说：“不行，不行。”前营总兵宋段、骠威将军余加日、骠武将军王从新以及前军都卫侯应昭、左军都卫胡春等都抢着要打头阵，满屋子闹得嗡嗡响。来亨来到大厅，才慢慢静了下来。一向心里存不住半句话的黑有功又开了头炮，急切地向来亨问道：“大哥，有的弟兄们说我们就呆在兴山不走了，